



怒海潮

•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故事集 •

怒海潮

·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故事集 ·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5年·沈阳

怒 海 潮

•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故事集 •

☆

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古泉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 $\frac{1}{2}$ 印张·29,000字·印数·1—20,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T10158 459 定价(3)0.11元

目 录

怒海潮.....	张丹秋 (1)
英雄的昏果島.....	冯之丹 罗尔庄 (7)
英雄阮日春的故事.....	〔越南〕阮德遂 清 流 (14)
两个女游击队员.....	〔越南〕T. L. (22)
神奇的陷阱.....	关超一 (25)
只身杀敌記.....	〔越南〕光 峰 (29)
虎穴斗頑敌.....	李鹤谦 编述 (36)

怒 海 潮

张 丹 秋

人民軍高射炮連长阮剛，今天碰上了一桩棘手的事儿：他走到哪里，两个漁家小姑娘就跟到哪里，从前沿陣地到海口，从海口到漁場，又从漁場到掩蔽指揮所，一直是寸步不离，盯住不放。看样子，假如連长阮剛要跑遍这个四平方公里的昏果島，她俩就非要跟遍这个昏果島不可。为啥呢？一句话，她們非要参加人民軍不可。任你連长怎么說，也是不頂用。

那么連长为什么就不能答应她們参军呢？不行啊！这两个姑娘，一个十八，一个才十六岁，能接收么！再說这又是高射炮兵。連长最后只好說：

“姑娘們，你們这么小能干啥？能观测，能計速，还是能装填呢？这打仗可不是鬧着玩的，回去吧！”

姑娘一听可就炸啦！十六岁的阿梅，脑袋一歪，說：

“誰說我們小？誰是来鬧着玩儿的？打仗誰还没打过，不信，咱姐俩打一个給你看看！”

您瞧，好厉害的口才，阮剛一看不行，心想：还得用話来“将”她們一军，說道：

“就算你們打过仗，可打下的敌机在哪儿？俘 虏 在 哪

儿？”阮刚以为这句话非把她俩“将”住不可。

誰知这些话对她们根本不起作用，大一点的阿桃馬上說：

“今后一定能打下。你說若是打下了敌机该怎么办？”

“那……”

“那就讓我們參軍！”不等連長說完，阿梅就搶上來說。

她俩參軍的決心为什么这么大呢？心中有仇呀！阿梅和阿桃才三、五岁，父亲就在解放萊州省会萊州的反法国殖民軍的战斗中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光荣牺牲了。十几年来，母亲含着辛酸的眼泪，織网、打魚，把两个孩子拖大成人。自从去年美国鬼子瘋狂濫炸北方之后，母亲就帶着女儿，一手捕漁，一手拿枪，出入海島，給民兵送彈药，救伤员。可就在一个月以前，在一次打击美国飞賊的战斗中，娘仨剛把海上的几名自卫队的伤员，运到海滩上，不幸，母亲被一排万恶的美国炮彈击中，她老人家也牺牲了。你想，这样的两个孤儿，怎么不想參軍去打击这帮美国强盜呢？那么，这段来由向連長說了沒有呢？不能說呀！为什么？說了，怕象合作社的黎支书一样，也說：“不行！不行！你們两个孤儿，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两位烈士呵！”現在找部队，还是偷着跑出来的。

姐妹俩正跟連長糾纏着非要參軍不可的时候，“当哪哪”小桌上的電話鈴声响了，只听電話里傳來战斗的訊号：

“3号哨所报告，方位一百九十，高度六千，有十二架F—105敌机向我襲来！”阿桃在一旁高兴地說：“正好！打下了敌机再来找你說話。”說完，就拉着妹妹，噲噲噲地跑到

前沿陣地上去了。

陣地上立刻行动起来，战壕里、小山頂、漁船上，到处是战士、民兵自卫队，伪装的枪炮林立，严陣以待。人民軍还在防空壕里，不时用广播筒大声报告着敌机的动向。

阿桃和阿梅就在这个热火朝天的陣地上，来回跑着，一方面帮助战士运子彈，給民兵送水；一方面就在寻找机会，要亲手拿起武器，和来犯的敌机大干一場。

她俩正忙碌的时候，从岷港基地起飞的十二架美国 F—105 喷气飞机，“瞿——”拉着怪叫声，已經闖到昏果島的上空来了。飞賊們剛到，陣地上的枪炮“噠噠噠”、“蹦蹦”、“叭叭叭”到处发射，四面开花。当即，一架、两架、四架……六架敌机，爆炸的爆炸，墜落的墜落，天空中燒得火焰团团，陣地上是欢呼声一片。

剩下的几架敌机可着了慌，掉轉机头就想往回溜。哪能叫它們跑呢！“通通通通”距离这里四、五海里的另外一个小島子上的高射炮，把这些飞賊給截住了。叫他們进退两难。这时候，只听空中一声巨响，又一架敌机爆炸了。

飞賊們发现了小島上有火力，就一齐扑了过去，乱炸乱扫，島子上硝烟弥漫。就在这个紧张时刻，突然，小島上的高射炮哑了。連长发现这情况，臉上突然布满青筋，着急地说：“糟糕！炮彈打光啦！”

阿桃和阿梅听了这话，不等連长吩咐，馬上和民兵們一齐动手，往漁船上装炮彈箱。很快，装足了炮彈。她們解开纜绳就跳上了漁船。連长一看，很不放心，喊道：“注意敌机的扫射！”可阿桃滿不在乎地在船梢上回答：“放心吧！”

船头上这挺机枪不是白吃饭的！”说着，撑船离滩，“嘎滋、嘎滋”使劲摇着橹往对面小島划去。

敌机一看有船只向小島划来，就轉向海面瘋狂地扫射开了。阿桃和阿梅自小就是船上长大的，撑船可是熟門，你上面扫射，我就来个曲折划行，叫敌人炸不准，打不着。因为两个民兵不断对空射击，敌机不敢低飞。

正当漁船快要划到小島边的淺滩上的时候，可恶的敌人，发出了一排火箭，把掌机枪的一个民兵給炸伤了。阿桃心中充滿怒火，喊了一声：“你們快上沙滩，去运炮弹，我来掩护！”说着，就接过机枪“噠噠噠”向敌机打去……。就在炮弹快运完的时候，突然，一架敌机，“嗡”地一下俯冲了下来，一陣扫射，彈片把阿桃的后背擦伤了，鮮血染紅了衣衫。阿梅要来为她包扎，她却說：“別糊涂！快运炮弹，我沒关系！”阿桃忍痛咬住牙关，抬起机枪，心里說：“要拚！要象爸爸媽媽、象阮文追一样地跟敌人拚！”她瞪大双眼，瞄准了那架又掉轉回头的敌机，“噠噠噠噠”一排复仇的子彈，向飞賊打去。“嘩拉”，这架敌机閃出一道火光，歪歪扭扭地就往下落。只听运送炮弹的民兵高兴地喊：“击中啦！击中啦！……啊？这小子跳伞啦！”可不，一頂降落伞張开了。

这时，小島上的高射炮又打响了，阿桃心里真是說不出的高兴。最后，在主島和几个小島的猛烈炮火射击下，剩下来的四架敌机，象丧家犬一样，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

現在，阿梅到船上来給姐姐包扎好了伤口，就朝着降落伞飄落下来的东南海面摇去了。这时候，別的漁船，还有汽

艇也都过来了。海面上顿时响起了一片呼喊声：“不要让敌人跑掉，抓活的！”

誰想到，当阿桃的漁船划到飄着降落伞的海面，糟啦！飞賊沒有啦！远处“突突突”傳来了別动艇的声音。阿桃說：“敌艇来接应这个飞賊了！”阿梅問：“怎么办？”阿桃忽然眼珠一轉，說：“朝別动艇的方向加紧搖！”为什么？这飞賊听到声音，一定要往那里游。这时候，島上的炮火都集中往敌艇轰去，不让它靠近这里。阿梅猛力往前搖，过不远，果真见到了一个家伙正在掙扎着朝敌艇的方向拚命游呢！可是，再靠近一看，啊？这小子沒啦！水面上只有一件浮水背心。阿梅可是眼明手快，已經看到一团黑糊糊的东西潜在水里。說时迟，那时快，阿桃說了声：“跑不了！”顺手从脚边拖起一挂魚网使足了全身力气，“曄”的一声，向黑影抛去，拽一下，掂了掂分量，哈！有貨！就使大勁往上拉。只見这小子在网里，剛露出水面，眼睁睁地还想举枪打人。阿桃早有准备，上去就是“叭”一竹竿，正好砸在这个飞賊的脑袋上，这脑袋晃了一晃，就耷拉下去了。打死了嗎？那还行，要活的，叫他先暈一暈。她們姐俩把网子摔到船艙里，那小子已經不动彈了！阿梅朝飞賊的脑袋踢了一脚，叱道：“鬼家伙！看你們还逃得出人民的天罗地网？呸！”这一脚倒把那小子踢醒了，跪在船上直作揖：“求求你們饒恕我！”阿桃鄙夷地說：“呸！你們都会說这句话！”

滿海怒潮，滿海欢笑。阿桃和阿梅押着俘虏，搖着船回到島上来了。靠近海口，抬头一望，到处是人群，怒吼声不断：“打倒美国佬！”把船里的鬼子，吓得直顫抖，縮成一

团，活象只大海米。

姐妹俩踏上沙滩，只見連长和合作社的黎書記都在这里。連长还向中間的一位首长說：“师长，就是这两个小姑娘！”师长走上前來，伸出两只大手，紧紧地握住了阿桃和阿梅的手，哈哈大笑，說道：“好！好！真是两个英雄的小姑娘！”然后轉过身去朝阮剛說：“阮連长，人家已經打下了敌机，抓来了俘虏，該怎么办呢？”阿桃和阿梅几乎是同时地說：“讓我們參軍！”說着，只見师长、連长、黎支書都点着头，笑了起来。

在欢笑声中，师长站到一块大岩石上，高声地說道：

“同志們！敌人一直把我們这个昏果島，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可是这个英雄島，就是打不垮，摧不毀！为什么？因為我們都有阿桃和阿梅一样的血海深仇，所以美国强盜來多少，就能把它們消灭多少！同志們，努力吧！我們要以更輝煌的战績，迎接全国統一的日子早日到來。”

說罢，陣地上响起了激昂的欢呼声，和大海的怒潮声汇成一片。

英雄的昏果島

冯之丹 罗尔庄

在越南北方，有一座英雄的海島——昏果島。昏果島距離陆地才三十公里，它的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原来，这个小島被森林覆盖着，駐守在島上的越南人民軍，用自己的双手开垦了荒地，种植粮食作物、蔬菜 and 瓜果。各种果树茂密地生长起来。島上建起了紅瓦屋頂的营房。真是：紅色的沃土、蒼郁的树林、鮮美的瓜果。昏果島被越南年輕的战士們打扮得越来越美丽了！

每当黎明，紅日从昏果島上升起，把这英雄的海島照耀得光芒四射，金光灿灿。在海島的脚下，翻滾着銀色的巨浪。英雄的昏果島就象一只綠色的海燕，英俊地掠过呼嘯着的海涛，大无畏地迎接着每一个战斗的风暴和雷电。

現在，美帝国主义竟然把这样一个美丽的、和平的小島看作眼中釘。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向昏果島发动瘋狂的海空侵犯。特别是今年三月以来，美国飞机向昏果島投下了狂风暴雨般的炸彈，还投下了凝固汽油彈、磷燃燒彈，以及大量的菠蘿彈，甚至向島上撒下了化学毒药。美帝国主义在昏果島上空扔下的，包括慌亂中扔到大海里的大量炸彈，如果排起来，可以在这个島子上鋪滿两层。直到現

在，美国空中强盗每天每夜，少则五六次，多则十几次地向这个小岛发动进攻。

但是，这是英雄的岛，不屈的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钢铁战士，怒吼着的人民军的高射炮在这个岛上守卫着。从三月初到四月底，岛上的战士们同美国喷气式飞机展开了九十二场大搏斗，取得了击落敌机十八架的辉煌胜利。昏果岛依然屹立在东海上，金星红旗依然骄傲地飘扬在它的上空。

人们也许要问：是什么力量，使这四平方公里的小小的海岛能够抗住帝国主义的这种大规模的、野蛮的进攻；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这东海的小岛上创造着军事史上的奇迹？且听下面的三段故事。

年轻的炮长

年轻的炮长名字叫阮文庭，十九岁。他是一个腼腆、谦逊的青年人。他是农民的儿子，参军前曾经是六年级学生。

阮文庭原是保卫海岸、打击敌人军舰的炮兵，后来才调到高射炮阵地上，担任高射炮的指挥。有一天下午二时，两批敌机向阮文庭所在的炮兵阵地进行俯冲和扫射。年轻的炮长指挥着三门炮一起开火，三分钟内就打中了一架敌机。美国喷气式飞机起火了，阵地上发出了欢呼。

敌机疯狂地向阮文庭的阵地进行报复。多批敌机投下了烟幕弹，使人民军的炮手们看不清目标。二十毫米的炮弹和火箭炮从敌机上密集地打向阵地。炮长镇静地、勇敢地冒着弹雨，指出反击的目标。一颗弹片嗖地擦过他的清秀的额角，他的军帽被打落了。可是，炮长和他的战友们屹立不动。突

然一顆五百公斤的炸彈在距離他只有十五米的地方爆炸，彈片打傷了他，他受到氣流的壓力，暈了過去。兩分鐘以後，他醒過來時，同志們已替他包紮好了傷口。許多類型的敵機繼續向他的陣地掃射。仇恨的烈火在他心中燃燒。他不管傷口的刷疼和氣流壓得胸口快要炸裂，這個越南年輕的炮長堅決站立起來，同戰友一起，向着敵機開炮。

阮文庭和戰友們的戰鬥生活，是極端緊張和艱苦的。他們日日夜夜地守在陣地上。他們已經習慣每天每夜在防空壕和戰壕里的生活了。但是，戰鬥雖然激烈，戰士們却保持着高度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他們的生活朝氣勃勃，活躍極了，他們組織俱樂部，讀報，讀人民來信。在陣地上，只要稍有間歇，戰士們就唱起軍歌：

為人民忘我，
為人民而犧牲，
兄弟們，為人民忘我！
我們這個衛國團，
是人民的子弟兵，
得到人民萬分愛戴和信任。

.....

戰士們熱愛昏果島，熱愛這祖國前哨的眼睛。他們在島上建立了河內區和海防、山西、西貢等地區，小小的昏果島變成了他們祖國的一個縮影。

阮文庭說：“我知道，保衛這個海島，就是保衛越南北方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前哨。祖國和人民把這個任務交給我，我感到莫大的光榮。”

在烈火中成长

裴清风，是昏果島上的另一个战士，十九岁，农民的儿子。他說：“我的战斗经历和其他同志一样，很一般，很平凡，没有什么突出的。”其实，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战士。

初春的一天，严峻的考驗来到了。二十架敌机扑向昏果島，炸彈在他的工事周圍爆炸，耳朵都震聾了。裴清风在彈雨紛飞下，鎮靜地瞄准敌机开炮。突然有两块几百公斤重的土块飞来。裴清风的一个战友負伤了。那时，炮的指揮員正好赶来，裴清风头也不回地向指揮員說：“現在，你当二号炮手，我当一号炮手，开炮！”島上升起了猛烈的炮火，敌机慌忙地向高空窜去。連續的战斗，使裴清风的喉嚨都干渴了，眼睛冒着火花，心里怀着仇恨。“为战友报仇！”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念头。忽然一个彈片飞来，他觉得头发热，用手一摸，軍帽上插进了一个手指大的彈片，头部受了輕伤。他絲毫也沒有理会这一刹那間发生的事。他的复仇的眼睛盯住天空。不一会，一架敌机借着烟幕彈的濃烟濃霧，向裴清风的这座炮俯冲下来。这个英雄的炮手，一面不停地发炮，一面以胜利者的姿态向着美国飞机喊道：“这下你完蛋了！”

啊，多么兴奋啊！敌机被击中了，这是一个炮手最幸福的时刻。裴清风周圍的几門炮又給这架送死的美国空中强盜补了几炮，敌机燃燒起来，摔进大海。

裴清风英姿奕奕地坐在炮座上，把身子往前傾斜着，探望硝烟弥漫的大海。敌机落处，升起了一股水柱，溅起了为

它送葬的浪花，仿佛是大海在和裴清风一起欢呼。可是，他心里馬上感觉到：“敌机掉下来了，为什么同志們不欢呼呢？”原来，他的耳朵受到震蕩，已經听不到战友們的欢呼声了。那时，汗水浸透了英雄战士的征衣，他的眼睛閃耀着胜利的光芒。

就在这場激烈的搏斗結束之后，裴清风在陣地上光荣地加入了劳动青年团。在庄重的人团仪式上，他向党，向青年团宣誓，向着战友們，向着祖国的藍海宣誓：“誓死保卫祖国，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勇敢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无产階級战士的壯語

阮文藻，二十岁，雇农的儿子。父亲曾参加过抗法战争，率領过乡里的民兵同敌人作战。这个大眼睛的精明大胆的青年，从民兵队伍中选拔出来，参加了部队。他以越南著名的战斗英雄們的事迹作为榜样鞭策着自己，练就了炮兵的过硬本領。在战斗中，不論遇到多大困难，阮文藻都能向敌机瞄准，紧紧地在空中捕捉它們。

阮文藻射击出去的炮弹，准确度很高。有一次一批 AD6 型美国飞机在高空盘旋，而另外两架美国噴气式飞机乘此机会从西南角俯冲下来，进行偷襲。但是不論敌机多么狡猾，它們还是被昏果島炮手們的火网包圍住了。阮文藻是帶头开炮的炮手。

阮文藻是一个勇敢、机智的炮手，还在一个多月前的一场激烈战斗中，阮文藻这門炮的瞄准器被彈片打坏了。他报

告指揮員說：“我們的瞄準器已不能用。請讓我一面觀察彈道，一面打炮。”指揮員說：“能打好嗎？”阮文藻敬了一個禮說：“報告首長，我決心為戰友復仇，為南方同胞復仇，為越南的土地復仇。我到島上打了三十一仗了，從沒有受過傷；現在瞄準器受傷了，我仍然保證向敵機瞄準！”於是，他憑着自己的經驗，用肉眼來瞄準。“打得好極了，阮文藻！”這是指揮員對他的贊揚。

阮文庭、裴清風、阮文藻，他們不過是保卫昏果島的英雄戰士們的代。在昏果島，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無數個鋼鐵戰士堅守着自己的陣地。有一個戰士寫了一封信給約翰遜，他寫道：“我告訴你，坐在炮座上的越南戰士，整整二十四個小時都不需要替換。來吧，約翰遜，我們等着你，你的任何陰謀詭計都是要被打敗的。”這是越南英雄戰士發出的豪言壯語。愚蠢的約翰遜之流，怎麼能够理解一個在三十八度的炎熱下，晝夜堅守在炮座上的越南無產階級戰士的崇高的心靈呢？

× ×

昏果在戰鬥，大海在咆哮。英雄的島，向着全越南、全世界發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鬥的召喚，寫下了越南民族革命鬥爭的不朽的詩篇。越南民主共和國祖國戰綫中央委員會於五月二十四日把一面“英雄的昏果”的獎旗贈給昏果戰士們，上面綉着：“團結戰鬥，堅強地守住祖國的每一寸土地！”

祖國戰綫領導人在致昏果戰士的信中寫道：

英雄的昏果，永遠是越南祖國不可侵犯的一艘炮艦。

英雄的昏果，是越南民族抗击美国侵略者的一首新的英雄的战歌。

注：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原题：《昏果島上的鋼鐵战士》。选用时，我們作了一些文字修改。